

自助組織與專業社工 是共生共同體



關卓妍

自助組織的領導者，是了解自己群體需要的「專家」。由傳統華人宗親會文化到合作社，已滲透着自助組織的基因。

現時香港約有300個不同殘疾類別或復康性質的自助組織。自助組織是一群面對相同需要及困難的「過來人」，集結在一起發揮自助互助精神，推動彼此關顧，變成新生的互助力量，同時連接社會令自己「被看見」。而社工就是憑着專業知識，與這批過來人一起肩負着推動社會共融及改變的使命。

《2024年社會工作者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風起雲湧，引發社會再次討論社工專業自主的命題。筆者認為，自助組織與社工是不能夠分割的——社工擔當與弱勢社群一起發聲去抗衡不公義的天職；而其中一項專業特色，就是「去專業化」。我們相信群體有能力代表自己，而社工謙卑聆聽，運用對個人、環境及政策的評估分析，輔以不同臨牀和實務技巧，平衡利弊，

透過與自助組織共議共識，各自發揮所長去改善社會。

自助組織乃重要社會資本

香港失明人協進會（協進會）於1964年成立，是香港第一個自助組織，一直由視障人士管治，為香港自助運動的先驅，推動着視障及復康服務發展，並成為成立自助組織之參考模式。隨着服務拓展，協進會於1980年代開始聘請職員，到後來陸續招聘社工，延續前輩對社會變革的追求。

如大眾透過共同參與去發展持續性的服務，以提供解決社會或特定群體問題的方案，就可以是社會資本。而不少文獻都認同，自助組織是重要的社會資本；他們透過與不同持份者協作，織出符合自己需要的點、線、面網絡，令服務以不同形式演變創新。

綜觀歷史洪流，由殖民政府的隔離及救濟年代，步至今日「平等社會參與」，視障人士亦由受助角色，轉化為服務提供者。協進會由最初幾十名會員，經歷1960年代末的社會動盪，再經歷回歸到「由治及興」的今天，一

步一腳印走過60個寒暑。

協進會早於1980年代便參與世界盲人聯合會，與海外視障人士交流，以新思維擴闊視野及會務維度。回首當年從推動失明人士特殊教育到融合教育，以視障按摩及接線生作主導職業出路，到現時高舉DEI（diversity, equity, inclusion）的就業出路；從推動無障礙社區環境，擴展到數碼共融倡導工作，同是全靠視障會員的前瞻卓見及無私參與。

今天自助組織百花齊放，協進會並不是唯一。筆者從事復康及自助組織工作超過25年，見證不同自助組織的社區教育及倡議工作成果——由宏觀的關注藥物名冊、照顧者津貼及支援、殘疾人及康復計劃方案，到實務的公共泳池無障礙措施安排、人工關節收費、鐵路月台空隙閃燈誘發腦痙症發作等，這全是組織領袖及會員深耕細作，及社工以專業知識作輔助的成果。

不同聲音 可成美妙和弦

過去幾十年，不少自助組織先驅者為殘疾群體爭取了不少福祉，造就了

今天雖不至完善，但亦「比下有餘」的對殘疾人士關注的社會氣氛。但今天以國家安全為首要和「由治及興」的新世代，自助組織又會否自我審查？走前一步，會否又擔心動輒得咎，而放下為群體發聲的使命？社工的專業自主與勞工及福利局長孫玉滿所指出「要平衡社會利益」，是否存在衝突？

筆者認為，不同聲音，可以破壞和諧，也可以成為美妙和弦。若社會能夠善用自助組織及社工專業，更能令香港成為適合不同群體的宜居城市。在政策制訂上，自助組織更具先天有利條件成為政府的合作伙伴，可擔當下列角色：

- （1）諮詢者——及早察覺群體的問題及需要，提供「落地」意見，避免花額外時間和資源在完成項目後才小修小補。
- （2）協調者——自助組織動輒有幾百到幾千名會員，倘能夠善用組織平台，能更有效做到特首曾提及的「上情下達、下情上報」及收集意見。
- （3）敲鐘者——社會和諧、安居樂業是每個人的夢想，自助組織最能貼

近「民間地氣」，自必可「洞悉先機」，及早向持份者反映情況，避免發酵至不可收拾。

冀政府勿視自助組織社工為對立者

筆者認為，自助組織與社工是共生共同體，盼望政府不要把自助組織和社工視為對立者，及只具象徵意義的諮詢團體。同時，自助組織亦要提升自己的角色及能力，不要放下倡議及關心社會事務的使命，並需要邁向實證為本，在相關議題上由微觀到宏觀之層面都要顧及，令群體意見更具代表性及影響力。

參考資料：

- （1）潘友為〈自助組織如何發揮社會影響力〉，2021年9月9日（網址 shohub.hksr.org.hk/course/leader1-2/?tid=935）
- （2）《盲目無礙》（2014年），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編著

作者是註冊社工、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總幹事